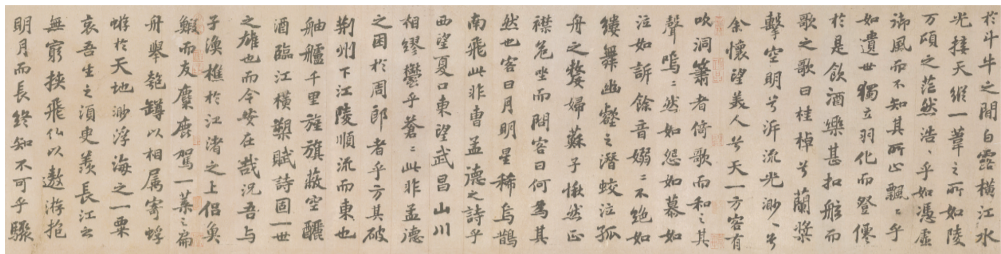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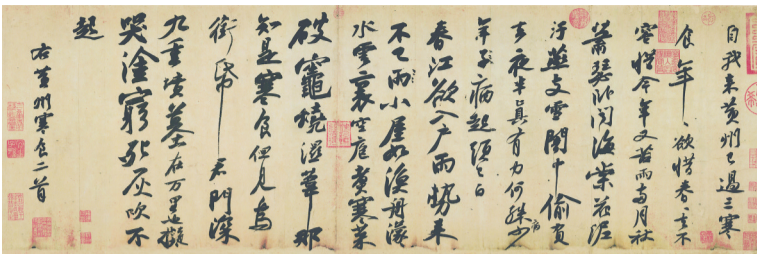


主编：陈曦
副主编：唐璜



《赤壁赋》局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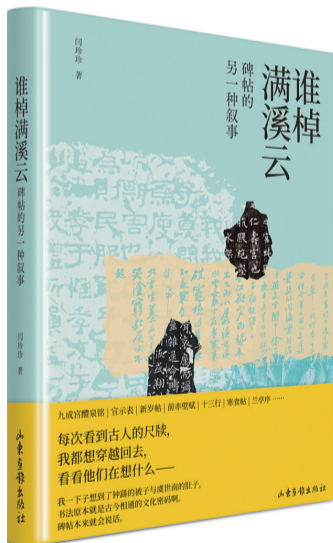
《寒食帖》

走错“赤壁”片场，苏东坡依然是好导演

王羲之《兰亭序》、王献之《十三行》、陆机《平复帖》、苏东坡《寒食帖》……这些碑帖的名字大众耳熟能详，但对碑帖背后的故事却并不了解。

在历史文化写作者闫珍珍看来，碑帖也会说话，碑帖是沟通古今的文化密码。张翰和他的莼鲈之思、王羲之的永和九年、苏轼和他的“赤壁”……在《谁掉满溪云——碑帖的另一种叙事》一书中，她穿越时空去触摸古人用力生活过的痕迹，并用具有现代性的语言为碑帖做翻译，让历史上那些古老的碑帖在当代闪闪发光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王凡
山东画报出版社供图



《十三行》不仅仅是王献之的《十三行》

读品：书名《谁掉满溪云》出自李贺的《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》，你把它用作书名，是何深意？五个章节的排布又遵循着怎样的内在逻辑？

闫珍珍：“不知船上月，谁掉满溪云”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诗，用来当题目，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深意。为了阅读方便，出书前把文章大体归类了一下，第一部分的几篇，无论是张翰还是陆机，都与“怀乡”有关。而李贺的这首诗正写于他思乡最切之时，在前面六句的碎碎念之后，最后收尾的这两句空灵淡远，如有神助，让整首诗的格调顿时提升了一个层面。为这一章节起名字的时候，脑海中突然就蹦出了这句诗。因为太喜欢，干脆也拿来做了书名。包括书法在内的传统文化，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原乡，在当下追念历史上这些闪闪发光的碑帖，也算是一种“怀乡”吧。

五个章节大致是五个主题，怀乡：谁掉满溪云、如故；诗酒趁年华、隐喻：暗中偷负去、涉事；此已非常身、绮怀：愿为西南风。可以简单归纳为五个“情”：乡情、友情、才情、恩情、爱情。其中也有交叉，不是那么严格。

读品：从你的解读中，我们知道《寒食帖》背后还隐藏着苏东坡和黄庭坚二人的一段友情。黄庭坚专门在《寒食诗帖》作跋，是两人的约定，也是隔空对话。这段友情是不是也很大打动你？

闫珍珍：对，说是隔空对话，是因为黄庭坚题完这个跋后，与苏轼已经隔了两个时空。其实古人见面挺难的。苏轼写《寒食帖》的时候还没见过黄庭坚，后来黄庭坚为《寒食帖》题跋时也没见到对方。那时两人都刚刚结束贬谪，黄庭坚还想，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如何如何。谁知苏轼到了常州便一病不起，终是没能再见一面。

读品：《曾是惊鸿照影来》一篇你写的是王献之的《十三行》，在你的自述中了解到，从题目到内容，你也经过了修改的过程。你说，它不再是王献之自己的十三行，而代表着古人的一种爱情观——爱是通篇没有一个爱字，却句句都是爱。原来，碑帖也是爱情的物证。那些爱写《洛神赋》的男人似乎也都是“情圣”。请你选一两人的故事分享一下。

闫珍珍：王献之的《十三行》是作为图像的存在，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帖，但墨迹没有留下来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刻本。它作为文本的存在，来源于曹植的《洛神赋》。最开始，我只是写了一个王献之与表姐的爱情故事，虽然有其他碑帖和材料的佐证，但其实强行解读的成分居多。

《洛神赋》里的爱情观，古今有很多解读。但我觉得最贴切的恰恰是美国作家塞林格的一句话，虽然他未必读过《洛神赋》——“爱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”。如果用一句中国诗词来解读，应该是朱彝尊的“共

眠一舸听秋雨，小簾轻衾各自寒”。前一句是“青蛾低映越山看”，描述了一个十二三岁孩子的好看。这种美学意境，可能只有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有。更巧合的是，我在写朱彝尊时，发现他真的临摹过《十三行》这个帖——“往事记山阴，风雪镜湖残腊。燕尾香绒小字，十三行封答”。

我在电影《卧虎藏龙》里，也发现了《十三行》的影子。有一幕是秀莲（杨紫琼饰）拜访玉府，玉娇龙（章子怡饰）正在书房里练字，镜头只停留了短短一秒，我还特意暂停放大看了一下，玉娇龙写的正是王献之的《十三行》。其实仔细想想，玉娇龙这个名字，不就来自《洛神赋》里的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”吗？

其实我书里提到的王献之与表姐、陆游与唐婉、玉娇龙与李慕白，甚至朱彝尊、吴昌硕，都是不同的媒介对《洛神赋》的解读。于是我把以前的文章做了修改，它不再是王献之自己的《十三行》。作为曹植的名篇，《洛神赋》千百年来经历了无数次媒介的转译与重构，它出现在诗词的文本里；也出现在顾恺之和赵孟頫的图像记忆里；也可能像王献之的《十三行》一样，被铭刻在金石中。

苏东坡开启“讲好赤壁故事”这个命题

读品：写《前赤壁赋》的这篇很有意思，你形容苏轼是走错片场的导演，赤壁也成为书法作品中的一个IP，一代代文人大家都在写《赤壁赋》，让贵州赤壁比三国古战场乌林赤壁有了更大的名望。请你详细解读一下“赤壁”。

闫珍珍：是，赤壁是咱们传统文化里的一个超级大IP。千百年来，这个IP的传播靠的是文本与图像。其实苏东坡不是最早写赤壁的，杜牧就比他早，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”也很有名。有据可查的应该还有更早的，而且人家去的，从地理上来讲，可能比苏东坡的这个赤壁更接近三国的古战场。但苏东坡身兼文学家与书法家双重身份，对于赤壁这个叙事，他凭一己之力就贡献了两篇散文和一首词，还有一幅流传至今的《前赤壁赋》手卷。所以“讲好赤壁故事”这个命题，是苏东坡开启的，人们开始画赤壁，也是在苏东坡之后。像武元直、仇英、方薰的《赤壁图》，还有马和之的《后赤壁赋图》和文徵明的《仿赵伯驹后赤壁图》，都是根据苏东坡的文本来画的。

在《前赤壁赋》手卷末，苏东坡写下这样一行字：“多难畏事，钦之爱我，必深藏之不出也。”这句话其实暗示了《前赤壁赋》这样一篇散文，是有其政治隐喻在的，他不是来怀古的，而是借着曹操讽刺骄纵轻敌而惨遭失败的当权派。在我看来，《寒食帖》也是如此。每读一次《寒食帖》，我都会与上次完全不同的感受。最新的一次感受是，我觉得它不是在写寒食，也不是在写心情，而是在写——战争。

说他是导演，除了走错片场，其实还有一层含义，就是他赋予赤壁

一个文化景观的概念，后人续写的赤壁文学和赤壁图像，都离不开他给的这个取景框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苏东坡是一个大导演。

读品：莼鲈之思是我们熟悉的成语，张翰的故事串联起几代诗家、书家，原来从欧阳询到李白，从辛弃疾、陆游到曹寅，都写过张翰。他是吴地的人，江苏人读来也格外亲切。要拉出这条历史线，依托于很多史料的研读，你为此做了哪些功课？又有哪些意外的发现？

闫珍珍：写过张翰的诗人很多，提到的可能只是一星半点儿。只不过，它不一定是以张翰的名字存在的，可能是季鹰，可能是菰菜、鲈鱼，也可能是秋风。他的故事就在《世说新语》里，在《晋书》里。书法家也很喜欢写他，吴昌硕就用杜甫的“扁舟不独如张翰”集过联，沈曾植、谢无量也写过。

张翰这篇我是从欧阳询的视角来写，那年有一个流行语叫“躺平”，所以我写了——一千多年之后，再没有人把“躺平”解释得如此艺术又直白：莼鲈之思。

碑帖里的江苏元素有很多，像乌衣巷的王谢家子弟、苏东坡买田留下的《阳羨帖》。我在《桃花只待有缘人》里还提到了文徵明和他的吴门画派，还有《恐难平复的陆机》那篇，也有一些吴人入洛的故事。其实我一直很好奇，陆机说的“千里莼羹，但未下盐豉耳”，到底有多美味，让吃过的人都念念不忘？

读品：这些碑帖在你眼中，不仅仅是史料中的文本，更是带有温度的。比如你说到《万岁通天帖》里看到的，不只是王家人笔法的传承，这些信关乎生老病死、悲欣心情、寻常问候，记载了一个个古人用力生活过的痕迹。请做一个阐述。

闫珍珍：《看你骨格清奇，请收下这份秘籍》这篇文章里，我查了王方庆的祖宗十八代。《万岁通天帖》是王家人的尺牍，但要是以现在的媒介分类来看，可就丰富多了。像王羲之的《初月帖》就是一封回信，王僧虔的《太子舍人帖》是个求职推荐信，而王献之的《廿九日帖》像条微博，只是告诉朋友昨天没来得及送他。王羲之的《戒书》更像朋友圈，什么疖子肿了，浑身没劲……

他们是南朝的人，可你看北朝出土的那些北碑，那些刀工与刻法，与王羲之、王献之、王僧虔的真书并无两样。所以，去辽博看看《万岁通天帖》的墨迹，再去洛阳看看《龙门二十品》，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。

越经典，越经得起“创造性转化”

读品：读这本书的一个感受是，你研究的是古老的碑帖，但是话语表达非常当代，非常互联网，比如手抄朋友圈，比如乘风破浪的姐姐。你怎么来把握古今两种维度？你说每次看到古人的尺牍都想穿越回去，看看他们在想什么。作为一个“摆渡人”，你怎样让古老的碑帖，吸引当代人的目光？

闫珍珍：我有一个英国朋友，是学雕塑的，他很喜欢中国画，尤其是

写意，笔墨线条这些东西，他虽然不懂，但也能看出一些好与不好。可书法就完全不行，对他来说一头雾水，不知从何看起。对我来说，写碑帖的文章就是一个“翻译”的过程，把专门、无趣和隔膜的东西“翻译”成普及、有趣和近人的。

其实古人与我们一样，也在经历一个媒介发展的过程，他们的书信、尺牍，就像我们现在的网评、弹幕一样，是感情的抒发，也是某时某刻心迹的表达。这种文化的核心和内涵不会因为载体的改变而改变。比如我们最熟悉的《兰亭序》，它可能是以中学课本里的散文形式而存在，也可能以书法字帖的图像形式而存在，它可能被译为周杰伦的歌，也可能以其他小说、戏剧等可以转换的形式存在，甚至连王羲之自己都不会想到，有一天一位意大利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路过中国时，在社交媒体上，用中、意、英三种文字写下：“仰望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”如果从媒介的角度来观察，就会发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就在这里，不管媒介如何转译，它的思想核心不会变，而且越经典的东西，越经得起“创造性转化”。

读品：碑帖的研究也与你生活息息相关，你提及一些生活中当时看起来非常难熬的时刻，也是碑帖在治愈自己。

闫珍珍：不敢称为研究，从生活的角度来看，其实写字和读书很像，它就是一种度过时间的方式。明代的张岱在《快园道古》里引用陶弘景的话：“饮食弈棋，皆须觅伴寻对；惟读书一事，只须一人，可以竟日，可以穷年。”我在《桃花只待有缘人》那篇里改成：惟写字一事，只须一人，可以竟日，可以穷年。

但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不是这样，你每天勤奋练字，未必能成为一个书法家。写字、读碑帖是一种独处的方式，而不是成功的方式。但我们生活中，有时也需要一些无用的爱好，不是吗？

读品：作为媒体人，你对碑帖的解读似乎有天然的优势。你说文本和图像都是传播信息、表达感情的媒介，书法的文字是可解读的文本，而其笔墨线条又是一种视觉呈现。你是怎么来把握这种可以互文的“双重证据”？请你举例说明。

闫珍珍：我们去博物馆看展，就是一个媒介互文的过程。我们看到的是地下出土的材料，但有不同的感受，是跟你地上掌握的材料有关。上古时期的鸟兽之文、结绳记事，你很难判断是先有的文字还是先有的图像。

你有没有发现，像《文心雕龙》《二十四诗品》这些古代的理论专著，其实也是书法和绘画的理论支撑。同样一个词，可以用来形容诗文，也可以用来形容笔墨线条，我们的美学体系就是这样的。碑帖、史书、诗画、文学，无论从哪个角度入手，最后都是殊途同归。所以我说，碑帖是古今相通的文化密码。你只要看一点古人的碑帖，就不会再相信“草书就是把楷书连起来写”这种鬼话了。

闫珍珍

山东淄博人，现居济南。主任记者，历史文化写作者。山东省作协会员、山东省书协会员、山东省青年书协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。